

二十年前的高原记忆

王晓霞



二十年的风染白了鬓角,却未曾吹散拉萨河谷那片明亮的阳光。看到西藏自治区成立六十周年的消息,不禁想起二十年前那个初到拉萨的清晨,如今的西藏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我总是在恍惚间看见那辆穿行在五千米山口的大巴。经幡在窗外猎猎,车厢里的笑声混着缺氧的喘息,早已沉淀为记忆里一坛甘醇的青稞酒。

2005年初秋,风染了些微凉,我们这支中央代表团艺术团便迎着晨光踏上了高原。以中央民族歌舞团为班底,邀请一众舞台知名艺术家,人人揣着满心郑重。

行囊里不只有行头乐器,更有全国各族人民的祝福。出发前国家民委的嘱托响在耳畔:“带着责任感与使命感去完成任务。”还特意叮嘱:“到拉萨别急着奔跑,慢慢融进土地。”后来姜昆老师说,这是“用艺术铺路的朝圣”。大家才懂,为西藏自治区40周年大庆而来的这趟远行,是用艺术架起心与心的桥梁。

拉萨三日适应期,如晒软的酥油渗进骨血,与其说适应,不如说高原在教我们同频共振。初见布达拉宫,所有词句都碎成风里的经幡。红白宫墙自云端垂落,每块砖石都浸润着岁月的沧

桑。抬头时忽然懂了“仰望即信仰”——不是刻意敬畏,是灵魂被宏大托举的战栗。转经道上,朝圣者的身影化成流动的诗。我们跟着向导抚摸过玛尼石,那些被千万双手磨亮的石头,低诉着千年祈愿。刘伟老师用京腔跟转经老阿妈道“扎西德勒”,老人的笑容如经堂酥油灯,暖意直淌进心底。这份跨越语言的善意,是民族团结最生动的注脚。站在金顶,风裹着经筒嗡鸣掠过,远处雪山在云里隐现,脚下宫殿却稳如磐石。恍惚间明白:这哪里是建筑,分明是凝固的史诗。

紧接着,拉萨人民会堂的灯亮起时,空气里凝着细碎的星光,是千百颗心靠近的共情。舞台上的舞蹈演员们先拉开了序幕,他们身着艳丽舞裙,踩着鼓点旋转变换,裙摆扬起时恰似高原绽放的格桑花。可谁都知道,每一个轻盈的转身背后,都是与缺氧的无声对抗。有演员跳完一段群舞,刚迈到侧台便扶着栏杆大口喘气,吸氧管仓促地凑到唇边,胸口起伏得像揣着不安分的鼓。可当旋律再次响起,他们抹了把额头的汗,又挺直脊背踏上舞台,旋转、跳跃,每一个动作依旧精准有力,仿佛方才的缺氧疲惫从未存在。台下观众看

得分明,掌声如潮水般一次次涌起,那其中既有心疼,更有深深的敬意。郭瓦加毛吉的藏歌里,带着浓浓的雪域气息,引发台下共鸣;曲比阿乌的《情深意长》带着山野索玛花的味道飘荡;姜昆和戴志诚的相声逗得全场欢笑,一句生涩藏语“我们缺氧但不缺热情”,让掌声似要掀翻屋顶。那晚,哪是演出,分明是藏汉等各族同胞千百颗心围坐一堂,用歌、用笑诉说心声,民族歌舞艺术之花在雪域绚烂绽放,无比夺目。

演出的余温尚未消散,带着与拉萨同胞的情谊,艺术团分赴各地。往山南去的路上,藏族向导自豪地介绍:“看呐!前面就是雅鲁河谷,再往前那山巅上便是雍布拉康,这里是西藏文明的发祥地。石缝间镶嵌着赞普的传说——宫殿雍布拉康见证了吐蕃王朝的兴起;第一块农田孕育最早的青稞穗。”到了雍布拉康脚下,不知谁先开了嗓,歌声便漫开了。周伟老师即兴编起快板:“雅鲁河谷水弯弯,青稞熟了金灿灿”,韵脚裹着河谷的风,把山光水色全串成了活的句子。山脚下孩子追着车跑,手里小国旗红得耀眼。这份对家乡的热爱,对祖国的赤诚,在各族人民心中同频共振。

山南的夜来得早,月光给寺庙金顶镀上银辉,静得能听见经幡飘动。歌唱家马文娥要担任主持,为了不打扰他人,躲进洗手间对着墙壁轻声练习,手势起落,声音压低。洗手间灯光昏黄,瓷砖上她的剪影却格外坚定,直到天边泛白。次日登台,她的声音清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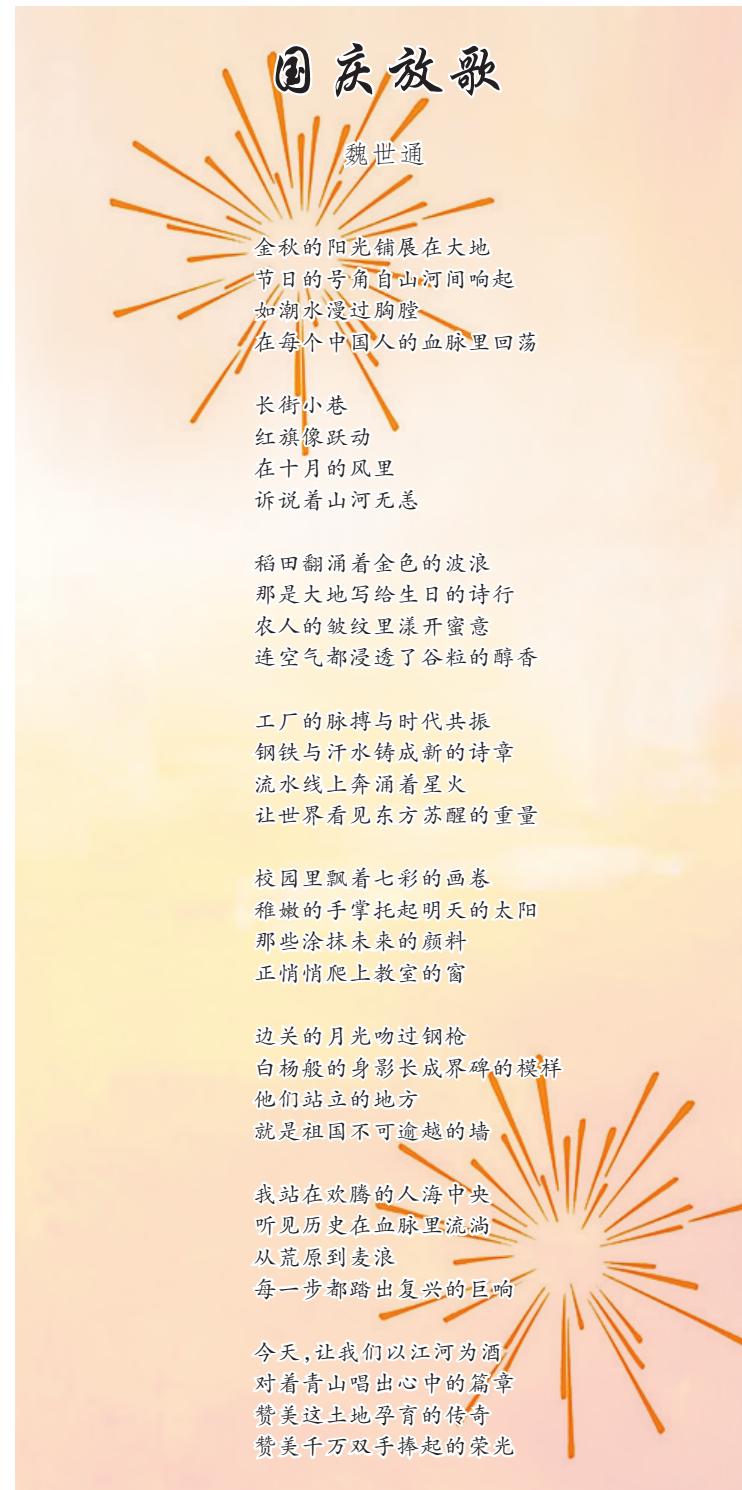
得像山涧晨露,谁也看不出竟浸泡了整夜的执着。这是敬业,更是对藏族同胞的尊重。后来团里说起这事,饭桌上领导举着酥油茶碗:“这才是真的‘台上一分钟’,敬这份专心。”

林芝的记忆总裹着层雾。翻米拉山口时,五千米海拔下,大家裹紧外套在经幡下合影。车再往前开,钻进原始森林里,雾气像纱巾绕着树,有人说像瑞士,曲比阿乌说:“比瑞士多了神灵气。”

如今二十年过去,姜昆老师鬓发更白,王莹依旧笑靥如花。我们偶尔相聚,仍会说起那趟高原行:布达拉宫的金顶、米拉山口的风,演员侧台的吸氧管、洗手间的那盏灯,这些片段仍在记忆里闪光。那些日子被高原阳光浸透过,连回忆都带着暖烘烘的温度,哪怕再过二十年,指尖一碰,依旧是热的。

原来有些旅程,从来不是去了又回,而是把一部分自己永远留在了雪域,又将高原的风与光,妥帖地带在身边。二十载岁月流转,高原的风仍在传递着这份情谊,这份跨越民族的温暖,将永远是雪域大地持续繁荣的见证,更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在雪山大地深深扎根,成为代代相传的注脚。一如高原上的经幡,每一次吹动,都是民族团结最美好的祝福,在岁月深处,久久回响,诉说着西藏更加辉煌灿烂的明天。

我们的 60 年



永恒的星辰

何武

对记忆的频频回眸与深情凝望,我的思绪不经意间飘回那段泛黄的时光——青涩而纯真的中学时代。初三班主任兼语文老师甘志和的笑容笑貌今犹在,恍如昨日笑谈中。

那年,我从十公里外的天城乡完小跨入石子区中学。

初一新生录取了石子区所辖六个乡的小毕业生,分成四个班,我在一班。许多同学初次相识,所有老师都是新面孔。

语文老师大概二十五六岁吧,中等身材,双眉漆黑,双颊润红,举手投足间透着浓郁的书卷气。他说话的声音中气十足,好像每个字都带着胸腔共鸣。第一堂语文课他走上讲台自我介绍道:“同学们,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甘志和!”随即在黑板上书写大名,粉笔起落间彰显筋筋柳骨的风范。

“柑子壳!”不知哪位同学犯浑了,根据谐音取起了诨名。教室里瞬间沉寂,但见先生双颤微微突起,双眼深邃有光,一副干练威严的神态。少顷,他却佯装不知,淡淡一笑而过。

先生用学识与激情在我们心田撒播下文学的种子,成为跨越时空的生命印记。

起初,我对先生的教学颇有微词。同年级的其他班级新课上了差不多一个单元,我们却仍在系统地学习现代汉语。从语音、文字、词汇、语法到修辞,他逐一细讲《汉语拼音方案》应用、汉字笔画系统、词义辨析方法等内容。虽然我在认真听讲,但他这种偏离教学大纲的做法,我心存腹诽。

渐渐地,我却在先生的课堂中渐窥门径。他的课,从不拘泥于课本,常常有自己独到的见解。这种打破课本界限的教学,将文字背后的情感与历史娓娓道来,让我看到了文字背后的广阔天地,为我们打开了认知世界的视野。

到后来,我彻底痴迷于先生的课堂。他讲《背影》的情景至今历历在目:当他读到最后一句:“唉!我不知何时再能与他相见!”他的声音突然哽咽了。片刻停顿后,他又深情地解析道:“一声叹息,两个感叹!‘唉’里既有对父亲身体的担忧,又有说不尽的愧疚;既有说不完的别离,又有言不尽的沧桑!”

先生待我格外厚爱,课堂上谆谆教诲,批改作业暖心评语,生活中点滴关怀,在我生命中留下启迪与美好。

中考前夕,应同念初三的侄儿之邀,决定利用晚自习去一趟吉星乡中学。思忖到考试在即,去请假先生可能不准,便不假而走。

那天下午最后一节课,我在教室,心早就在五公里外的吉星乡中学了。下课钟声尚未结束,我便飞奔出了教室。侄儿接到我共进晚餐后,就打开了话匣子。外面的月光如银似玉,在窗前倾泻了一地。我们的谈兴随着月光的黯淡戛然而止。第二天一大



今年,我的爷爷虚岁 90 岁,出生于 1936 年的他,经历了抗战的烽火。他五岁的时候,就加入了河北省盐山县的抗日儿童团,跟随他的父亲,也就是我的曾祖父,协助八路军工作。小巧机灵的他,承担了查路条、送情报等工作。据爷爷回忆,大约在 1940 年或 1941 年,盐山县有个交通站,站长叫杨祥,站里有位同志叫史云江,爷爷就听命于他为八路军递送情报。当时,同志们把信件缝在爷爷的裤子上,又在裤子上抹上粪便,伪装成小孩拉裤子的情形。在递送情报时,需要穿过敌人的封锁线和封锁沟,史云江先跳到沟里,再把爷爷接下去,然后托举爷爷到沟的另一边……有时被敌人搜身时,敌人嫌脏,就一捏鼻子,走了”。县里有个伪据点叫“小马据点”,他们经常到这里交換情报。有一次开展工作时,小马据点正在赶集,突然响起了枪声,原来是前来接头的同志被敌人跟踪了,在场的游击队长张同志(绰号“张铡刀”)就放了枪。可见,当时的敌后战场斗争十分残酷。史云江同志曾把爷爷带到他自己家中,并嘱咐其妻子:“若敌人来搜查,就说这是咱们的孩子。”爷爷还回忆,当时渤海海军区教导队也在村子里(盐山县韩集镇大高村)。

读到这里,也许有的朋友会觉得爷爷历经抗战而健康长寿,是非常幸运的。诚然,在抗日战场上,中国军民牺牲人数不计其数,为国捐躯的将士不计其数,能看到新中国的成立,已属不易。然而,爷爷其实 6 岁时就失去了父亲……我的曾祖父名讳赵永祥,字吉轩,1897 年 6 月出生,1923 年参加革命,加入中国社会主义



他们的血为谁而流

赵鹏飞

青年团,192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,长期从事地下工作;抗日战争时期曾任冀鲁边区战地动员委员会主任、破路总指挥。为了支持抗战,他把家中的药铺、钱铺都捐献给了八路军,甚至造成亲戚不满闹分家……他在粉碎日伪“大扫荡”战斗中负伤,被叛徒出卖而被俘,转而关押于日伪警备队、宪兵队和日军关东军司令部遍遭酷刑、坚贞不屈,于 1942 年 12 月在东北英勇就义。

读过现代心理学的我,深知父爱对于一个孩子成长的意义,也明白童年丧父,对一个孩子的心理意味着什么。虽然爷爷从来没有提过“童年创伤”之类的字眼,但从他的描述中,可以看出对一位伟大父亲的怀念;从他的性格中,也可以看出母亲单独拉扯大的孩子的那种韧性;从他所著的《战火纷飞的童年》书中,可以看出那一代孩子的生存环境。战争带来的影响,特别是对一个家族性格的影响,会通过代际传递……这种要强、不服输的性格,在我本人身上也有体现。

曾祖父牺牲后,曾祖母和爷爷母子有时会受到日伪人员的挑衅和欺负。有一次,日军到家中搜查曾祖父可能留下的文件,敌人用刺刀抵住曾祖母的胸口,年幼的爷爷无法忍受故

人这般蛮横无理地欺辱自己的母亲,就要挡在母亲的前面,结果被敌人踹出好几米远而昏死过去……还有一次,汉奸挨家挨户要求村民把家中有用的东西交出来支持日军。搜到爷爷家时,曾祖母毅然决然说:“我们不支敌!”汉奸仗着人多势众,牵走了家里一只羊,推走了手推车,拿走了一个钉耙。曾祖母当即说:“谁拿走的要给我送回来!”过了一段时间,日军被我军拔了几个据点后,汉奸将拿走的东西如数奉还。

这些故事,爷爷给我讲了一遍又一遍,每次听这样的故事,我都百感交集。因为,我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,有些事情,我虽然感觉能理解,但毕竟没有身临其境。当事人所承受的战争的恐惧、苦痛以及与敌人斗争的坚毅,我可能没办法完全理解,但我深知,我们的家风,就在这些故事里。

2013 年,我遵从老师的教导,选择到西藏工作。如今,我进藏工作已经 12 年,我爱上了西藏,也对西藏各民族产生了深厚的感情。我相信,我作出的人生选择,是和曾祖父、父亲一脉相承的,支援边疆建设,为各族群众服务就是新时代的“战斗”。2024 年 5 月 21 日,我全程参与建设的藏北牧人文化馆(上贡嘎村)

村史馆)开馆,这是藏北申扎县的第一座村史馆。在整理申扎县历史的过程中,我发现当地的纳仓部落曾参加江孜抗英斗争,这是近代中华民族抵抗外来侵略的重要组成部分,我以此为素材对村民开展爱国主义教育。无论抗日还是抗英,中华民族都是一条心!

今年 4 月开始,我参与了西藏自治区“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 80 周年”纪念章统计和发放工作。由我承担这项工作,仿佛冥冥之中的一种安排。我怀着对抗战老兵的敬意,和处室的同志一起做好了这项工作,统计出 8 位退休前在西藏工作的健在抗战老战士。纪念章于 8 月到位,可惜一位老同志已于 6 月辞世。我在怀着伤痛的同时,努力采集身体情况较好的老同志的口述史,尽可能为当代和后人留下宝贵的资料。他们也和曾祖父、祖父一样,年纪轻轻就投身于抗日救国运动。和我的曾祖父不同的是,几位老战士看到了抗战的胜利,看到了全中国的解放,也看到了中国一步步走向强大。而我的曾祖父,在抗日的战场上流尽了鲜血,留下了孤儿寡母。思及此,我不禁悲伤。但庆幸的是,无数仁人志士组成的万里长城,在鲜血中,迎来了抗日战争的胜利……他们的血,总归没有白流。

人最宝贵的是生命,我时常在想,古往今来,为什么有那么多或伟大或“平凡”的人,为了祖国、为了人民、为了事业、为了利他,甘于献出自己的生命?我想,这就是一种精神。

如今,生活在和平年代的我们是否也要常常思考:“那一年,他们的血为谁而流”。

悬月

张成林 摄